2 个重组海带α-碳酸酐酶(CA)的酶活性比较研究

王 震¹, 毕燕会¹, 周志刚^{1,2}

(1. 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, 上海 201306; 2. 上海海洋大学 国家海洋生物 科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, 上海 201306)

摘要:为了探究海带(Saccharina japonica)α-CA1和α-CA2是否具有催化 CO2的可逆水合反应和酯酶活性,作者通过原核表达得到这两种α-CA 的可溶性的异源重组蛋白。分别用电极法和酯酶活性检测法来检测重组α-CA1(rα-CA1)和 rα-CA2 的水合酶活性和酯酶活性,结果发现,rα-CA1 的水合酶活性 (1.52±0.120 U/mg)几乎是 rα-CA2(0.54±0.046 U/mg)的 3 倍,表明 rα-CA1 催化 CO2 的水合能力明显大于 rα-CA2。而两者的酯酶活性并没有显著的差别(rα-CA1 比活力: 0.697±0.176 U/g, rα-CA2 比活力: 0.743±0.129 U/g),说明催化乙酸对硝基苯酯(p-NPA)生成对硝基苯酚(p-NP)的能力是没有显著差别的。 实验结果证实这 2 个α-CA 为功能蛋白,可能参与海带无机碳吸收和储存过程,因此,本研究为海带无机碳吸收和储存机制的解析提供了生物化学依据。

关键词:海带(Saccharina japonica); α-碳酸酐酶(CA); 原核表达; 水合酶活性; 酯酶活性 中图分类号: S968.31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0-3096(2022)07-0061-09 DOI: 10.11759/hykx20220105001

碳酸酐酶(carbonic anhydrase, CA; EC 4.2.1.1)是 一种金属酶,绝大多数是以锌(Zn)原子作为金属配 合物,催化 CO₂的可逆水合反应,实现 CO₂与 HCO₃ 之间的快速转化^[1-3]。CA 普遍存在于包括具有光合 作用的所有生物中^[4],基于保守的核苷酸序列,CA 目前被分为α、β、γ、δ、ε、ζ、η、θ和ι9个亚型^[5-11]。 不同亚型 CA 序列没有相似性,属于催化功能的趋同 进化。

早在 1967 年,在孔石莼(*Ulva pertusa*)中首次检测 到大型海藻的 CA 活性^[12]。随后,对不同海域 150 种海 藻进行 CA 活性检测,发现 CA 普遍存在于这些受检 的海藻中^[13]。但这些均是对藻体 CA 总活性或胞内 及胞外 CA 总活性的报道,尚无法完成 CA 家族单个 成员在藻体内的活性检测。海带(*Saccharina japonica*) 是一种大型褐藻,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生态价值。通过 对海带全长转录组分析,目前认为海带 CA 家族具有 11 个成员,分属 α-、β-和 γ-CA 亚型^[14]。类似地, BI 等^[15]成功测得海带配子体的胞内及胞外 CA 总活性, 岳国峰等^[16]报道胞外 CA 在海带孢子体无机碳吸收 中起着主要作用。为深入研究各 CA 成员在海带无机 碳吸收和储存中的作用,通过分子细胞学手段,余 贞等^[17]自海带配子体细胞中,率先报道了第 1 个 CA 的基因特征;随后,利用胶体金免疫电镜手段,YE 等^[18]确定了α-CA1 于海带配子体细胞的叶绿体中发 挥作用; BI 等^[19]明确了α-CA2 位于海带配子体细胞 壁中; BI 等^[20]证实了γ-CA 位于线粒体中。这些研究 为海带无机碳富集机制解析提供了分子细胞学证据, 但具体各 CA 在海带内是否发挥功能,还需对其活性 进行鉴定。

基于 YE 等^[18]和 BI 等^[19]的研究结果,本研究首 先通过原核表达获得 α -CA1 和 α -CA2 的可溶性重组 蛋白;然后分离纯化可溶性的重组 α -CA1 和 α -CA2, 利用电极法检测它们水合反应活性。鉴于 α -CA 还能 催化羧酸酯^[21]的水解反应,利用分光光度法检测了 它们的酯酶活性,并探讨抑制剂 AZ 对重组 α -CA 酯 酶活性的半抑制浓度(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, IC₅₀)。本研究的结果不仅从功能上鉴定了 这 2 个海带 α -CA 基因,也有助于进一步比较分析两 者的生化特性,为海带无机碳利用途径的解析奠定 扎实的生物化学基础。

收稿日期: 2022-01-05; 修回日期: 2022-02-23

基金项目: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41376136);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(2018YFD0901500)

[[]Foundation: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, No. 41376136; The National Key R & D Program of China, No. 2018YFD0901500]

作者简介: 王震(1990—), 男, 山东菏泽人, 硕士研究生, 主要从事 藻类生物技术研究, E-mail: 740352930@qq.com; 周志刚(1964—), 通 信作者, E-mail: zgzhou@shou.edu.cn

1 材料与方法

1.1 生物材料

在温度(17±1) ℃、光强 40 µmol photons/(m²·s) 和光周期 16 h/8 h(光照/黑暗)条件下^[22],将海带雌、 雄配子体培养于 PES 培养基^[23]中;每 2 个星期更换 1 次培养基。将大肠杆菌(*Escherichia coli*)的 DH5α 感受态细胞及 BL21(DE3)感受态细胞(天根生化科技 (北京)有限公司)接种于 Luria-Bertani(LB)培养基中。

1.2 RNA 提取及 cDNA 合成

采用 TRIzol 试剂法(Clontech 公司)抽提海带配 子体总 RNA,利用反转录试剂盒(TaKaRa 公司)对 RNA 进行反转录,合成 cDNA。具体操作参照各试 剂盒的说明书进行。-20 ℃保存 cDNA 备用。

1.3 海带α-CA2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转化

将 BI 等^[19]已经建立并携带 pET28a-αCA2 表达 载体的大肠杆菌,通过目的基因的诱导表达和 SDS-PAGE 检测,发现绝大部分重组的(recombinant)α-CA2(rα-CA2)是以包涵体的形式表达,不利于后续 的酶活性检测。因而,本研究选择了表达载体 pET-32a(上海友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)来构建 pET32aαCA2。

根据 pET-32a 多克隆位点的碱基序列及α-CA2 基因切去信号肽所对应的 cDNA 序列,设计上游引 物 HEP-F(ggatccCAACGGCAGCGTGGACCCA,小 写字母为 BamHI 酶切识别位点)和下游引物 HEP-R (ctcgagTCACACTATGTAAACGGCGCGCCCG,小写 字母为 XhoI 酶切识别位点)。用这对引物以合成的 cDNA 为模板进行 PCR 以扩增目的基因。反应程序 为:94℃预变性 4 min;94℃变性 30 s, 66.7℃退火 30 s, 72℃延伸 2 min, 35 个循环;72℃延伸 10 min。

PCR 扩增结束后,取 20 μL 样品进行琼脂糖凝 胶电泳检测。按照 PCR 产物纯化试剂盒(Aidlab 公司) 说明书纯化 PCR 产物,将其连接至 pMD19-T 克隆载 体(TaKaRa 公司);然后利用热激法转化人大肠杆菌 DH5α感受态细胞,用蓝白斑方法筛选阳性克隆;通过菌液 PCR 进行重组子的鉴定,并将挑取的阳性重 组子送至生工生物工程(上海)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基 因的序列分析。

利用质粒提取试剂盒(天根生化科技(北京)有限 公司)提取 pMD19T-αCA2 和表达质粒 pET-32a, 并 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BamHI 和 XhoI(TaKaRa 公司) 将这两种质粒于 37 ℃分别进行双酶切反应 4 h, 再 将纯化的目的产物用 T4 连接酶连接, 得到含目的片 段的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-αCA2。按上述同样方法 经蓝白斑筛选和测序后, 利用热激法将测序正确并 经双酶切验证的 pET32a-αCA2 转化大肠杆菌 BL21 (DE3)感受态宿主细胞, 得到转基因株 ET32a-αCA2/ BL21。将测序正确的菌液与 20%的甘油以 1 : 1(v/v) 的比例混匀, 冻存于-80 ℃冰箱备用。用 pET-32a 空 载作阴性对照。

1.4 α-CA2 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与电泳检测

采用 Ye 等^[18]的方法,将携带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-αCA2 和空载 pET-32a 的菌液分别接种于 含 Amp 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,先后进行活化、放大 培养至菌液的 OD₆₀₀ 值为 0.6~0.8,添加终浓度为 1.0 mmol/L 的异丙基-β-D-硫代半乳糖苷(IPTG), 在 37 ℃下、以 180 r/min 的转速诱导表达 4 h 后收 集菌体,用 25 mL 的 1×磷酸缓冲液(PBS)(pH 8.0) 重悬菌体。取 50 μL 重悬的全菌与 2×蛋白上样缓 冲液以1:1的比例混合,在液氮和 30 ℃水浴锅中 反复冻融 3 次并超声破碎至溶液透亮;在4℃下、 以 14 000 r/min 的转速离心 5 min;收集上清并用 1×PBS 按 10:1(菌液:1×PBS)的比例重悬沉淀,分 别留样以用于十二烷基硫酸钠(SDS)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(PAGE)的检测。

1.5 α-CA2 重组蛋白的免疫印迹

鉴于 rα-CA2 是与表达质粒 pET-32a 中的聚 His 标签融合表达的,因此可以利用商用的抗聚 His 标签的特异性抗体来进行 Western 印迹分析。按照陈 晶等^[24]的方法,将全菌经 SDS-PAGE 后的蛋白转移 至硝酸纤维素膜上,以抗聚 His 标签抗体(上海友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)作为一抗,HRP 标记的羊抗兔二 抗作为二抗,对融合表达的目的蛋白进行免疫印迹 检测。最后按增强型 HRP-DAB 底物显色试剂盒(天 根生化科技(北京)有限公司)的说明书显影,并拍照 记录。

1.6 α-CA2 重组蛋白的纯化

收集转基因菌株 pET32a-αCA2/BL21 的沉淀 和上清液,经 SDS-PAGE 检测,发现上清液和沉淀 中都出现目的蛋白表达的条带。将上清液抽滤后, 按照 Bio-ScaleTM Mini ProfinityTM IMAC Cartridges 蛋白亲和层析纯化预装柱(Bio-Rad 公司)的说明书, 用含不同浓度咪唑的缓冲液(50 mmol/L KH₂PO₄、 300 mmol/L KCl, pH 8.0)洗脱以纯化 rα-CA2。

洗脱液经 SDS-PAGE 检测后,收集含目的蛋白的 部分。先用 50 倍体积的 20 mmol/L Tris-HCl(pH=8.0) 4 ℃透析 12 h;再用 50 倍体积的去离子水透析 12 h; 最后,在4℃下用 PEG-20000 对样品进行浓缩并利用 BRADFORD 方法^[25]测定其浓度,4℃保存备用。

1.7 海带α-CA1 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和纯化

将 YE 等^[18]已经建立并携带 pET28a-αCA1 表达 载体的大肠杆菌,按上述步骤经菌株活化、扩培、破 碎和 SDS-PAGE 检测,发现 rα-CA1 大部分以可溶性 蛋白的形式表达在上清液中。因此,可按上述亲和层 析法,从该转基因菌株的上清液中直接纯化目的蛋 白,用于后续酶活性的检测。

1.8 重组α-CA的CO2水合反应酶活性检测

根据 WILBUR 等^[26]的电极法原理测定纯化后 rα-CA 的 CO₂水合酶活性。在预冷的 4 mL 巴比妥缓 冲液(pH 8.4)中加入 1 mL 纯化后的重组蛋白溶液 (1.216 mg/mL),待 pH 计读数稳定在 8.3 后,立即加 入 3 mL 饱和的 CO₂水(将 CO₂通入到 0 ℃的去离子 H₂O 中,持续通气 1 h 以上),记录 pH 下降 1 个单位 所需的时间,整个反应过程的温度控制在 0 ℃左右。 以不加重组蛋白的为对照组,测定下降一个 pH 单位 所需要的时间,每组 3 个重复,将 1 个酶活性单位(U) 定义为(t_0 -t)/ $t^{[26]}$;其中, t_0 和 t代表分别代表不加酶液 和加入酶液后 pH 下降 1 个单位所用的时间(min);这 样, rα-CA 的比活力则以"(t_0 -t)/t/mg 蛋白质"来计算。

1.9 重组α-CA 酯酶活性的测定

α-CA 能将乙酸对硝基苯酯(*p*-NPA)水解成对硝基 苯酚(*p*-NP)^[27]。本研究将 0.2 mL 1×PBS 溶液、0.6 mL 的重组蛋白(0.533 mg/mL)与 0.1 mL 的 *p*-NPA 迅速混 合以构建酯酶反应体系,并利用分光光度法立即记 录下此时的 OD₄₀₅,随后每隔 3 min 测 1 次 OD₄₀₅。 以 Tris-HCl 缓冲液为对照,根据对照组和实验组的 OD₄₀₅数值变化来检测 rα-CA 的酯酶活性,每组 3 个 重复。若 1 个酶活性单位(U)定义为在 0 °C下、每 min 产生 1 µmol 的 *p*-NP^[28],那么, rα-CA 的比活力即可 用 "(*C*-*C*₀)×*V*/*t*/g 蛋白质"来计算;其中 *C*、*C*₀分别 代表加酶组和对照组产生的 *p*-NP 浓度(µmol/mL),*V* 为总反应体积(mL),*t* 为反应时间(min)。反应体系中 所产生的 *p*-NP 可根据 *p*-NP 浓度与 OD₄₀₅ 之间的标 准曲线求得。

1.10 抑制剂 AZ 对重组α-CA 酯酶活性的 影响

在预实验的基础上,本研究在上述酯酶反应体系中,添加10、30、50、100、200、250及500 μmol/L 等不同梯度浓度的 AZ,然后每隔3 min 记录在405 nm 下的吸光度。最后按上述酯酶比活力的公式计算不 同梯度浓度 AZ 处理后的 rα-CA 酶活性,并计算相应 的抑制率,从而推算出 IC₅₀ 的抑制剂浓度。

2 结果与分析

2.1 pET32a-αCA2 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

基于 α-CA2 的全长 cDNA 序列、pMD19-T 及 pET-32a多克隆位点的序列,设计带酶切识别位点的 引物 HEP-F 和 HEP-R,以海带配子体的 cDNA 为模 板,扩增到 α-CA2 的开放阅读框(ORF)序列,连接至 克隆质粒 pMD19-T 上以构建 pMD19T-αCA2;提取 该质粒,用 BamHI 和 XhoI 对其及表达质粒 pET-32a 分别进行双酶切反应,连接目的片段以构建 pET32aαCA2。提取 pET32a-αCA2,经 BamHI 和 XhoI 的双 酶切反应,其产物经电泳检测,只观察到目的基因 大小(816 bp)和载体序列大小(5854 bp)的片段(图 1 泳道 1);目的基因的序列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,已 准确地将 α-CA2 插入至表达质粒 pET-32a 中。

2.2 rα-CA2 的诱导表达、纯化和免疫印迹 检测

将 pET32a-αCA2 转化大肠杆菌, 获得转基因细 胞系。经放大培养并添加 IPTG 诱导培养后, 收集菌 体,反复冻融以破碎细胞,提取分别得到上清液和 沉淀中的蛋白, 经 SDS-PAGE 电泳, 发现上清液(图 1 泳道2)和沉淀(图1泳道3)中均出现目的蛋白的条带; 它的预测分子量大小为 45.57 kD, 包含 29.27 kD 由 目的基因编码的蛋白和 15.3 kD 由表达质粒 pET-32a 中 His 标签及多克隆位点碱基所编码的多肽。由于利 用表达质粒 pET-32a 中的 His 标签融合表达目的蛋白, 因此,可利用商业提供的抗聚 His 标签的抗体,对转 基因细胞系中的总蛋白进行 Western 免疫印迹。结果 (图 1 泳道 4)显示,在目的蛋白大小处只出现单一条 带的信号,说明该处的重组蛋白中含有 His 标签;印 迹所对应的分子量大小约为45 kD, 与目的蛋白的预 测分子量大小相符,从而表明重组表达的就是目的 基因 α-CA2 所编码的蛋白。



图 1 α-CA2 原核表达载体双酶切凝胶电泳图及重组α-CA2 表达和纯化产物的 SDS-PAGE 与免疫印迹图谱

Fig. 1 Electrophoresis patterns of double enzyme digested pET32a-αCA2, SDS-PAGE results of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α-CA2 (rα-CA2) and Western blotting pattern of rα-CA2

M1.DNA 分子量标准; M2.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; 泳道 1. 重组表达质粒 pET32a-αCA2 的双酶切产物; 泳道 2 和 3. 重组菌的上清液和 沉淀部分; 泳道 4. 重组菌的全菌蛋白; 泳道 5-11. 经含 5、10、50、100、150、200 和 250 mmol/L 咪唑缓冲液洗脱的产物 M1.1 kb DNA Ladder Marker; M2.PageRulerTM Prestained Protein Ladder; Lane 1. Double enzyme digested products of the construct pET32a-αCA2; Lanes 2 and 3. supernatant and insoluble, respectively, fractions of the transformed bacteria; Lane 4. crude proteins of the transformed bacteria; Lanes from 5 through 11. the eluted products with a buffer solution containing 5, 10, 50, 100, 150, 200 and 250 mmol/L imidazole, respectively

利用 Bio-ScaleTM Mini ProfinityTM IMAC Cartridges 蛋白亲和层析纯化预装柱,对自上清中提取 的粗蛋白依次用含不同浓度咪唑的洗脱缓冲液来洗 脱以纯化目的蛋白。其洗脱液经 SDS-PAGE 电泳和 染色,结果(图1泳道 5-11)显示,用含150 mmol/L 咪 唑的洗脱缓冲液洗脱下来的蛋白,在目的蛋白大小 处只显现一条带(图1泳道 9)而无杂带。因此,可以 利用含150 mmol/L 咪唑的洗脱缓冲液来纯化重组的 α-CA2。

2.3 rα-CA1 的诱导表达、纯化和免疫印迹 检测

将 YE 等^[18]已经建立并携带 pET28a-αCA1 表达 载体的大肠杆菌,按上述 rα-CA2 的方法进行诱导表 达。全菌蛋白的电泳结果显示:相对于未诱导表达的 菌株(图 2 泳道 1),在约 34 kD 处出现一不同的条带 (图 2泳道 2);其大小与重组α-CA1大小(30.3 kD)及目 的基因上游 His 标签和多克隆位点等碱基编码蛋白 (2.2 kD)之和相近;利用 His 标签抗体进行免疫印迹, 结果显示在目的蛋白大小处只出现一条印迹(图 2 泳 道 5);这些结果均表明,该条带即为目的蛋白条带。 转基因菌株上清液及沉淀物的 SDS 凝胶电泳结果显 示,α-CA1 经诱导培养后主要表达在上清液中(图 2 泳 道 3)。按上述 rα-CA2 亲和层析的方法纯化 rα-CA1; 不同浓度咪唑洗脱缓冲液的 SDS 凝胶电泳结果显示, 20 mmol/L 咪唑的洗脱缓冲液有利于从上清液中纯化 到 rα-CA1(图 2 泳道 9);这样就可以利用含 20 mmol/L 咪唑的洗脱缓冲液来纯化重组的 α-CA1。

2.4 rα-CA 的 CO₂ 水合反应活性

利用上述经亲和层析纯化制备的 ra-CA1 和 ra-CA2,分别构建体外的 CO₂ 水合反应(即 CO₂+ H₂O→HCO₃+H⁺)体系,经电极法测定可知:在不加 ra-CA1 的体系中,需要约 239 s 的时间,pH 才能自 8.0 下降到 7.0;但在加入 ra-CA1 的体系中,只需要 约 84 s 的时间,pH 就下降到 7.0;从而表明 ra-CA1 具有加速 CO₂的水合反应能力。经计算可知,ra-CA1 的水合反应比活力为 1.52±0.120 U/mg 蛋白(3 次重复 试验的平均值±标准差,以下同,图 3)。同样,检测 结果表明,ra-CA2 约需要 140 s 的时间,使反应体系 的 pH 下降 1 个单位;经计算可知,ra-CA2 的水合反 应比活力为 0.54±0.046 U/mg 蛋白(图 3),极显著地低 于 ra-CA1 的 CO₂ 水合酶活性(P<0.01)。

2.5 rα-CA 的酯酶水解活性

α-CA能将 p-NPA 水解成 p-NP,而后者在 405 nm 波长处具有特殊的吸收峰,可用于 p-NP 的定量或定 性分析。因此在α-CA 酯酶活性检测之前,需建立 p-NP 量与 OD₄₀₅ 之间的关系式。在预实验的基础上,





Fig. 2 SDS-PAGE profiles of the expressed and purified recombinant α-CA1 and its Western blotting pattern

M. 预染蛋白质分子量标准; 泳道 1. 未经 IPTG 诱导培养的转基因菌株的全菌蛋白; 泳道 2、5 和 6. 经 IPTG 诱导培养的转基因菌株的 全菌蛋白; 泳道 3 和 4. 重组菌株的上清液和沉淀部分; 泳道 7. 流穿; 泳道 8-12. 经含 10、20、50、200 和 500 mmol/L 咪唑缓冲液洗 脱的产物

M. Prestained Protein Ladder; Lane 1: crude proteins expressed in the transgenic bacterium cultured without addition of IPTG; Lanes 2, 5 and 6. crude proteins expressed in the transgenic bacterium cultured with IPTG as an inducer; Lanes 3 and 4. soluble and insoluble fractions extracted from the transgenic bacterium after induced culture with addition of IPTG; Lane 7. Flow through; Lanes from 8 through 12. the eluted products with a buffer solution containing 10, 20, 50, 200 and 500 mmol/L imidazole, respectively



图 3 rα-CA1 和 rα-CA2 的 CO₂水合反应及 p-NPA 的酯 酶水解活性

Fig. 3 Enzyme activity of the hydration of CO_2 and the hydrolysis of p-NPA catalyzed by the recombinant α -CA1 and α -CA2

通过检测,作者发现在 0.05~6 μmol/L 的 p-NP 之间, OD₄₀₅ 与 p-NP 的量呈现正比例的线性关系,从而建 立 *y*=0.015 9*x*+0.017 9(*R*²=0.980 7)。该方程式中的 *y* 代表 OD₄₀₅, *x* 代表 p-NP 的浓度(μmol/L)。

利用制备的 rα-CA1 和 rα-CA2 分别构建体外水 解 p-NPA 的酯酶反应体系,经分光光度计检测,发 现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,OD₄₀₅ 值也会相应地增加, 说明加入的 rα-CA 能水解 p-NPA,使 p-NPA 逐渐水 解从而生成 p-NP。但在不添加重组蛋白的对照组中, 12 min 时,OD₄₀₅ 值就不再发生明显的变化,表明此 时这个反应体系几乎不产生新的 p-NP。为此,作者 以 12 min 的反应时间来计算酶促反应的活性。

检测后经计算可知, rα-CA1 的酯酶比活力为 0.697±0.176 U/mg; rα-CA2 的酯酶比活力为 0.743± 0.129 U/mg, 经统计分析, 二者差异不显著(P>0.05)。

2.6 抑制剂 AZ 对 rα-CA 酯酶活性的影响

在上述建立的体外酯酶反应体系中添加不同浓 度的抑制剂 AZ 来探究该抑制剂对 rα-CA 酯酶活性 的影响,结果表明当 AZ 的浓度增加到 250 μmol/L 或 500 μmol/L,反应体系中的 OD₄₀₅ 几乎不再发生 显著变化,说明此时两个重组α-CA 的酯酶活性已 接近完全被抑制(表 1)。

| 表 1 | 不同浓度乙酰唑胺(AZ)对 | rα-CA | .酯酶活性的抑制率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|

Tab. 1Percent inhibition of acetazolamide (AZ)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esterase activity of two recombinant
α-type carbonic anhydrases

| rα-CA - 酯酶 _ | rα-CA 酯酶活性抑制率/%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|
| | AZ 浓度/(μmol/L) | | | | | | | |
| | 10 | 30 | 50 | 100 | 200 | 250 | 500 | |
| ra-CA1 | 7.24±2.59 | 53.81±16.06 | 63.29±18.84 | 66.17±9.13 | 75.84±7.67 | 97.33±4.62 | 92.83±6.34 | |
| ra-CA2 | 18.25±3.82 | 21.92±5.66 | 54.17±3.70 | 81.15±18.75 | 84.43±2.23 | 111.11±19.25 | 100.69±7.32 | |

利用 SigmaPlot 4.0 软件对表 1 的数据进行非线 性回归,从而计算出 rα-CA1 的 IC₅₀=30.2 μmol/L, rα-CA2 的 IC₅₀=53.6 μmol/L。由此可以看出 rα-CA1 对 AZ 的敏感度明显高于 rα-CA2。

3 讨论

本研究根据已报道的海带配子体α-CA1 和 α-CA2 的 cDNA 序列^[18, 19],利用原核表达技术,在 大肠杆菌中异源表达了这两个α-CA 的可溶性蛋白, 经亲和柱层析纯化并利用纯化的 rα-CA 构建了体外 CO₂ 水合反应的体系,利用电极法检测了它们的水 合反应活性,这不仅从功能上鉴定了这两个基因, 也有助于进行两者的功能比较并分析它们可能的生 物学作用。

本研究的结果指出,海带 rα-CA2 的水合反应比 活力为 1.52 U/mg 蛋白,而 rα-CA2 的为 0.54 U/mg 蛋白(图 3)。两者的水合反应比活力,虽然明显低于 衣藻周质β-CA(比活力为 4.2 U/mg)^[29]和三角褐指藻 (*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*)类囊体腔θ-CA(比活力 为 30.9 U/mg)^[10],但却高于自生长于南极冰中一种 衣藻(*Chlamydomonas* sp. ICE-L)以及绿潮藻浒苔 (*Ulva prolifera*)经异源重组的α-CA(比活力分别为 0.437 和 0.267 U/mg)^[30,31]。至于酯酶活性,海带 rα-CA 与南极冰中那种衣藻(*Chlamydomonas* sp. ICE-L) (0.319 U/mg^[30])的结果相近。

值得指出的是,本研究所检测的酶活性是携带 His 标签的融合蛋白,而非海带配子体的天然 α-CA。尽管 His标签的分子量小,对目标蛋白的酶 活性及结构等的负面影响较小^[32],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^[33]表明,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。同时,在 rα-CA 的纯化过程中,作者使用了 IMAC 蛋白亲和层析纯 化预装柱(即 Ni 柱);在此过程中,α-CA 的金属辅基 Zn²⁺有可能被 Ni 柱中的氨三乙酸吸附^[34]。另外,人 类α-CA 的催化作用机理是目前研究最透彻的,作者 将海带的α-CA 氨基酸序列与人类水合反应活性很高(α-CAII)、中等(α-CAI)及很低(α-CAIII)的 3 个 α-CA^[35]作比较,发现,海带的α-CA1 和α-CA2 均与 人类水合反应活性很低的α-CAIII 的氨基酸序列最 接近,一致性和相似性分别为 27.57%和 44.40%,及 28.52%和 43.35%。这些都可能是导致海带 rα-CA 催 化活性较低的原因。因此,若进行海带α-CA 的酶促 反应动力学研究,建议使用分离纯化的天然蛋白或 将融合表达蛋白的标签利用蛋白酶除去。

岳国峰等^[16]曾利用 AZ 处理海带雌配子体细胞, 发现培养液的 pH 与对照之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,说 明没有胞外 CA 参与无机碳的吸收;但最近 BI 等^[15] 自海带配子体中检测到胞外 CA 的活性。据 BI 等^[19] 报道,α-CA2 因位于配子体细胞的周质空间发挥作 用,因而属于胞外 CA。本研究自重组的α-CA2 中检 测到酶活性,不仅支持了海带配子体胞外 CA 具有生 物学活性的观点^[15],也表明α-CA2 应对海带配子体 胞外 CA 的活性作出较大的贡献。鉴于衣藻(*C. reinhardtii*)^[2]、硅藻(*P. tricornutum, Thalassiosira pseudonana*)^[3]及高等植物^[36]的细胞中都存在不同类型的 胞外 CA,作者推测海带配子体细胞也可能存在着其 他类型但目前尚未知的胞外 CA,它们的共同作用, 才能使配子体细胞的胞外 CA 活性达到 33.92 U/g 鲜 质量^[15]。

同样,通过本研究还可以了解到,α-CA1 应是海 带配子体胞内 CA 的活性^[15]的主要贡献者,因为 α-CA1 位于配子体细胞的叶绿体中^[18];但位于线粒 体的γ-CA^[20]的贡献也不能被忽视。这样才能使海带配 子体细胞胞内 CA 的活性达到 36.83 U/g 鲜质量^[15]。 但这些胞内、胞外 CA 与海带配子体细胞吸收和利用 无机碳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,有待进一步揭示。

参考文献:

[1] CANNON G C, HEINHORST S, KERFELD C A. Car-

boxysomal carbonic anhydrases: Structure and role in microbial CO_2 fixation[J].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, 2010, 1804(2): 382-392.

- [2] MORONEY J V, MA Y, FREY W D, et al. The carbonic anhydrase isoforms of *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*: intracellular location, expression, and physiological roles[J]. Photosynth Res, 2011, 109(1/3): 133-149.
- [3] HOPKINSON B M, DUPONT C L, MATSUDA Y. The physiology and genetics of CO₂ concentrating mechanisms in model diatoms[J]. Current Opinion in Plant Biology, 2016, 31: 51-57.
- [4] BADGER M R, PRICE G D. The role of carbonic anhydrase in photosynthesis[J]. Annu Rev Plant Biol, 1994, 45(1): 369-392.
- [5] HEWETT-EMMETT D, TASHIAN R E. Functional diversity, conservation, and converg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α -, β -, and γ -carbonic anhydrase gene families[J].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, 1996, 5(1): 50-77.
- [6] LEE R B Y, SMITH J A C, RICKABY R E M. Cloning,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δ-carbonic anhydrase of *Thalassiosira weissflogii* (Bacillariophyceae)[J]. Journal of Phycology, 2013, 49(1): 170-177.
- [7] SO A K C, ESPIE G S, WILLIAMS E B, et al. A novel evolutionary lineage of carbonic anhydrase (ε class) is a component of the carboxysome shell[J]. Journal of Bacteriology, 2004, 186(3): 623-630.
- [8] LANE T W, SAITO M A, GEORGE G N, et al. A cadmium enzyme from a marine diatom[J]. Nature, 2005, 435(7038): 42.
- [9] DEL PRETE S, VULLO D, FISHER G M, et al. Discovery of a new family of carbonic anhydrases in the malaria pathogen *Plasmodium falciparum*—the η-carbonic anhydrases[J]. Bioorganic &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, 2014, 24(18): 4389-4396.
- [10] KIKUTANI S, NAKAJIMA K, NAGASATO C, et al. Thylakoid luminal θ-carbonic anhydrase critical for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in the marine diatom *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*[J]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2016, 113(35): 9828-9833.
- [11] JENSEN E L, CLEMENT R, KOSTA A, et al. A new widespread subclass of carbonic anhydrase in marine phytoplankton[J]. ISME Journal, 2019, 13(8): 2094-2106.
- [12] IKEMORI M, NISHIDA K. Carbonic anhydrase in the marine alga *Ulva pertusa*[J]. Physiologia Plantarum, 1968, 21(2): 292-297.
- [13] 毕燕会,卫宁宁,李佳莉,等.碳酸酐酶(CA)在大型 海洋褐藻获取与利用无机碳过程中的作用[J]. 生命 科学, 2019, 31(3): 296-309.

BI Yanhui, WEI Ningning, LI Jiali, et al. The role of carbonic anhydrase in inorganic carbon acquisition and utilization by brown seaweeds[J]. Chinese Bulletin of Life Sciences, 2019, 31(3): 296-309.

- [14] BI Y H, LI J L, ZHOU Z G. Full-length mRNA sequencing in *Saccharina japonica* and identification of carbonic anhydrase genes[J].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, 2019, 4(2): 53-60.
- [15] BI Y H, LIANG C L, LI J L, et al. Effects of in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and pH on carbonic anhydrase activity of gametophytes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[J].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, 2021, 6(1): 51-55.
- [16] 岳国峰,王金霞,王建飞,等,海带幼孢子体的光合碳利用[J]. 海洋与湖沼, 2001, 32(6): 647-652.
 YUE Guofeng, WANG Jinxia, WANG Jianfei, et al. Inorganic carbon acquisition by juvenile sporophyte of *Laminarials (L.Japonica×L.Longissima)*[J].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, 2001, 32(6): 647-652.
- [17] 余贞, 毕燕会, 周志刚. 海带配子体碳酸酐酶(CA)基因的克隆及其特征分[J]. 水产学报, 2011, 35(9): 1343-1353.

YU Zhen, BI Yanhui, ZHOU Zhigang. Clon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arbonic anhydrase (CA) gene from *Laminaria japonica* gametophytes[J]. Journal of Fisheries of China, 2011, 35(9): 1343-1353.

- [18] YE R X, YU Z, SHI W W, et al. Characterization of αtype carbonic anhydrase (CA) gene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α-CA in the gametophytes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[J]. Journal of Applied Phycology, 2014, 26(2): 881-890.
- [19] BI Y H, QIAO Y M, WANG Z, et al.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periplasmic α-carbonic anhydrase (CA) in the gametophytes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 (Phaeophyceae)[J]. Journal of Phycology, 2021, 57(1): 295-310.
- [20] BI Y H, DU A Y, LI J L, et al.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γ -carbonic anhydrase localized in the mitochondria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[J]. Chemosphere, 2021, 266: 129162.
- [21] POCKER Y, STONE J T. The catalytic versatility of erythrocyte carbonic anhydrase. III. Kinetic studies of the enzyme-catalyzed hydrolysis of p-nitrophenyl acetate[J]. Biochemistry, 1967, 6(3): 668-678.
- [22] 周志刚, 吴超元. 海带无性繁殖系的形成及孢子体诱导[J]. 生物工程学报, 1998, 14(1): 109-111.
 ZHOU Zhigang, WU Chaoyuan. Clone culture of *Laminaria japonica* and induction of its sporophytes[J].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, 1998, 14(1): 109-111.
- [23] STARR R C, ZEIKUS J A. UTEX-The culture collection of alga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3 list of cultures[J]. Journal of Phycology, 1993, 29(S2): 1-106.

- [24] 陈晶,王丽丽,石微微,等.海带配子体中孢子形成相关蛋白(SRP)基因的克隆及其原核表达[J].水产学报,2010,34(8):1165-1173.
 CHEN Jing, WANG Lili, SHI Weiwei, et al. Cloning of srp gene from the gametophytes of *Laminaria japonica* and its expression in *Escherichia coli*[J]. Journal of Fisheries of China, 2010, 34(8): 1165-1173.
- [25] BRADFORD M M. A rapid and sensitive method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microgram quantities of protein utilizing the principle of protein-dye binding[J]. Analytical Biochemistry, 1976, 72(1/2): 248-254.
- [26] WILBUR K M, ANDERSON N G. Electrometric and colorimetric determination of carbonic anhydrase[J].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, 1948, 176(1): 147-154.
- [27] VERPOORTE J A, MEHTA S, EDSALL J T. Esterase activities of human carbonic anhydrases B and C[J].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, 1967, 242(18): 4221-4229.
- [28] BHAKTA A, BANDYOPADHYAY M, DASGUPTA S, et al. Effect of NaHS on carbonic anhydrase activity of human erythrocyte[J]. Asia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, 2016, 7(3): 23-27.
- [29] YNALVEZ R A, XIAO Y, WARD A S, et al.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closely related βcarbonic anhydrases from *Chlamydomonas reinhardtii*[J]. Physiologia Plantarum, 2008, 133(1): 15-26.

- [30] QU C, HE Y, ZHENG Z, et al. Cloning, expression analysis and enzyme activity assays of the α-carbonic anhydrase gene from *Chlamydomonas* sp. ICE-L[J]. Molecular Biotechnology, 2018, 60(1): 21-30.
- [31] WANG Y, LIU F, WANG M, et al. Characterization and transcriptional analysis of one carbonic anhydrase gene in the green-tide-forming alga *Ulva prolifera* (*Ul-vophyceae, Chlorophyta*)[J]. Phycological Research, 2020, 68(1): 90-97.
- [32] PORATH J. Immobilized metal ion affinity chromatography[J].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, 1992, 3(4): 263-281.
- [33] ARNAU J, LAURITZEN C, PETERSEN G E, et al. Current strategies for the use of affinity tags and tag removal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recombinant proteins[J].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, 2006, 48(1): 1-13.
- [34] TERPE K. Overview of tag protein fusions: from molecular and biochemical fundamentals to commercial systems[J]. 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, 2003, 60(5): 523-533.
- [35] SUPURAN C T, SCOZZAFAVA A, CASINI A.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[J]. 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, 2003, 23(2): 146-189.
- [36] DIMARIO R J, CLAYTON H, MUKHERJEE A, et al. Plant carbonic anhydrases: structures, locations, evolution, and physiological roles[J]. Molecular Plant, 2017, 10(1): 30-46.

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zyme activities of two recombinant α-carbonic anhydrases (α-CAs)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

WANG Zhen¹, BI Yan-hui¹, ZHOU Zhi-gang^{1, 2}

(1.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Conferr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,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, Shanghai 201306, China; 2.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ne Biosciences Conferr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Shanghai 201306, China)

Received: Jan. 5, 2022

Key words: Saccharina japonica; α-carbonic anhydrase (CA); procaryotic expression; hydration activity; esterase activity

Abstract: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the two reported alpha carbonic anhydrases (α -CA1 and α -CA2) of *Saccharina japonica* were active, the soluble recombinant proteins of them expressed in *Escherichia coli* were obtained. After purification, the hydratase activity as well as esterase activity of the two recombinant α -CAs (r α -CA1 and r α -CA2) were detected.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ydratase activity of r α -CA1 (1.52±0.120 U/mg) was almost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r α -CA2 (0.54 ± 0.046 U/mg), indicating that r α -CA1exibited much higher catalytic activity for CO₂ hydration than r α -CA2.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sterase activities of r α -CA1 (0.697±0.176 U/g) and r α -CA2 (0.743±0.129 U/g),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 α -CAs in catalyzing the conversion of p-nitrophenyl acetate (p-NPA) to p-nitrophenol (p-NP).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se two α -CAs were functional proteins, and might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inorganic carbon absorption and storage in *S. japonica*. This study provided biochemical proofs for the CO₂ concentrating mechanism of this kelp.

(本文编辑: 谭雪静)